

115年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

教育部為獎勵教育工作者長期對教育的奉獻，每年均會致贈獎勵金予教學滿 10 年至 40 年之教師。本校 115 年共 48 名教師獲資深優良教師獎，本報專訪服務滿 30 年、20 年及 10 年各 1 位，分享其教學人生。

30年

中文系副教授殷善培 引導學生成為想成為的人

【何嘉敏專訪】「我不是要把學生訓練成我要的模樣，而是希望學生成為他想成為的樣子。」中國文學系副教授殷善培，從淡江中文系學生、出版社編輯，到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回母系任教，30 年來始終相信，教育不是替學生決定未來，而是陪伴並指引他們找到自己的方向。

這份教育觀，源自他早期的一次教學震撼。博士班期間，他曾在長青學苑教授臺灣文化史，面對人生閱歷遠比自己豐富的學員，書本知識不時會受到學員人生經驗的挑戰，也因此更謹慎看待自己的專業，並鼓勵學生思辨，提出自己的觀點。

回顧 30 年的教學生涯，殷善培最大的轉變，是學會「不單以成績來衡量學生」。他觀察到，有些在校成績並不突出的學生，做事卻認真可靠，畢業後對母系展現深厚的認同，也樂於將資源帶回系上，回饋給學弟妹。「現在的學生和以前不同，但不是一代不如一代。」殷善培認為，科技讓學生更快獲取

資訊，也開拓了更寬廣的視野；教師不應停留在世代比較，而是要看見每名學生的特

質，引導他們在既有的廣度上，進一步累積學習的深度。



(攝影／曾晨維)

這項理念也落實於中文系的畢業專題。學生不必侷限於論文，可以依興趣從事戲劇、影像、書法、字體設計或製香等跨領域創作。曾有學生查閱古籍、研究材料並製成盤香，也有人反覆書寫設計，發展自己的字體。殷善培希望學生從大一開始探索，大二尋找指導老師，最後帶著一件代表自己的作品畢業，而不只是一張文憑。

面對 AI 浪潮，殷善培同樣選擇主動學習。他使用不同 AI 工具撰寫互動

日記、整理資料並比較回答，藉此持續提問與修正自己。「老師如果完全不用，憑什麼教學生？」他認為，中文教育不能拒絕技術，而要讓專業成為可以帶著走的能力。因此，中文系提出「自我療癒力、文本分析力、多元敘事力」，培養學生面對挫折、拆解問題及跨域表達。

訪談尾聲，殷善培借用宋代理學「十字打開」的概念，分享他對當代人文教育的看法：資訊科技延伸空間的廣度，使學生得以看見更寬廣的世界；閱讀則開啟時間的縱深，讓人能與歷代經典及偉大心靈對話。兩者交會，知識便能轉化為對自己的理解、對社會的關懷與承擔。

走過 30 年教學生涯，殷善培始終相信，教育不是替學生規劃未來，而是透過閱讀與思辨，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陪伴並指引他們找到自己的方向，也學會承擔自己的責任；而扎實的中文專業素養，正是支撐學生認識自我、理解世界，以及終身學習的人文底蘊。

20年

歐語系副教授郭昕宜 願助臺下閃亮眼睛追尋夢想

【賴映秀專訪】執教 20 年，歐洲語文學系俄文組副教授郭昕宜和淡江的緣份，卻要回推到 30 年前她來唸淡江大學第一屆俄文系開始說起。

在淡江修了學士、碩士，接著到俄羅斯留學，來自教師世家的她，也更加堅定地迎向俄語教育的職涯。自莫斯科學成返校任教，昔日敬重的俄籍老師彼薩列夫和馬良文也都成了日後並肩工作的同事。

之後，她更接任 4 年的俄文系主任，從當年坐在臺下的學生，轉而成為系務主管。「這種身分的轉變及與系上一路累積的深厚情誼，感覺很妙。」

「就是反骨！」大一那年蘇聯才剛解體，她看好俄羅斯的潛力和未來發展，想要了解這個國家、學習它的語言：「它有很棒的音樂、芭蕾、雙人溜冰、建築藝術……，覺得很想開箱這個神秘的國度。」

「俄文系的學生都有這種反骨的特質」，有的想做音樂團體仲介，有些人是因喜歡打電腦遊戲，想接觸俄文軟體、俄文遊戲，

甚至想要交俄國網友；有人是軍事迷、武器迷，或是想報考冷門語種的外交特考，當外交官。她說，不管他們最初為何來學俄文，只要一屆裡能遇到幾個目標明確、學習動機強烈的學生，她就覺得很值得，總想把自己學過的一切，都傾囊相授給那些渴望求知的學生。「能夠提攜他們，或是在追尋理想的路上助他們一臂之力，我覺得就是當老師的價值所在。」

隨著區域政治的變化及俄烏戰爭，俄國在全球的角色有很大的轉變。但 20 年來改變的還不只是俄國，AI 的出現更翻轉了外語教師的課堂。她描述現在的俄文教學：「現在我問學生問題，他們去問 AI，答案很快就出現了。可是答案出現得越快，我反而越想慢下來，問學生：為什麼答案是這樣？」在答案唾手可得的 AI 時代，她更在意學生是否真正理解思考的過程，因此設計「幫 AI 除錯」的作業，讓學生學會判斷、質疑與修正。

此外，她始終覺得人與人的交流更重要，

外語的價值在於了解這些風土民情與文化，「你必須要親近人，開口說話。」她告訴學生，這正是 AI 無法替代的部分。

面對 AI 發展、少子化與高教環境的變化，如今俄文系已整合進歐語系，成為其中 4 個分組之一。學生世代不同了，她也跟著調整教法，卻沒有改變教學的初衷，常常思考自己還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

她坦言，這 10 年來，學生展現強烈求知欲的情況已不像過去那麼普遍，但「只要看到一兩雙發亮的眼睛，我就會更有教學的熱忱。」

曾經做過在北國異鄉生根的夢，而在這些教書的日子裡，也慢慢看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如果再選擇一次，還會再當老師嗎？」這句話雖然沒有列入訪綱，不過從郭昕宜談起畢業多年的學生，仍記得當年課堂上的一句笑話；或有人因修了她的俄國藝術史，後來決定繼續念藝術相關的研究所，她的眼神裡滿是欣慰與喜悅。那一刻，她彷彿已經回答了：「我願意。」



(圖／郭昕宜提供)

10年

軍訓室上校教官號恕仁 以尊重與同理陪伴學生成長



(攝影／鄧晴)

【記者趙光義專訪】在校園裡，優良教師的身影不一定總在講臺上，卻始終站在學生需要的地方。軍訓室上校教官兼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號恕仁，從軍訓教學、校園安全到生活輔導，始終以理性與尊重面對每一位學生。對他而言，教育從來不是單向的教導，而是一段師生彼此影響、共同成長的旅程。

「原來以前我也是這樣想的。」陪伴學生的過程中，號恕仁常從年輕人的想法與轉變，看見曾經的自己，這份共鳴讓他彷彿重新走過一次青春，也更理解教育的價值，不只在於教會學生多少知識，更在於能否同理一個正在成長的人。

除了生活輔導，號恕仁還負責「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對部分學生而言，這門課或許只是清理環境的「打掃課」，但在他看來，服務的意義不止於此。「乾淨的校園、清空的垃圾桶，每一份看似理所當然的便利，背後都有人在付出。」因

此，他曾帶領學生與安得烈食物銀行合作，讓學生從實際服務中理解社會如何運作，也思考自己能為他人及社會做些什麼。

號恕仁強調，儘管學生對課程的感受各不相同，這些想法都值得尊重，但教育者至少要讓學生明白「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從而學會理解與承擔。

在號恕仁眼中，教官在大學校園裡的角色，可以是教育者、輔導者，更可以是陪伴學生的人。大學生已是具有自主性的個體，師生相處應建立在同理與尊重的基礎上。因此，他特意將辦公室布置得溫馨些，多放幾張椅子，歡迎學生隨時來聊天，這種無壓力的陪伴，也讓他收穫許多珍貴的回饋。

在「全民國防教育—國際情勢」課堂上，曾有一名男學生在簽到小卡上寫下感謝，說這堂課讓他感受到「學習原來是有樂趣的」，這句話讓號恕仁印象深刻。他認為，自己所教的未必是高深的學問，但如果能

讓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知道為什麼而學，教育的目的就已經達成。

「幫助學生順利度過難關、完成學業，就是工作中最有意義的事。」面對經濟困難的學生，號恕仁也主動協助申請獎助學金與生活補助，鼓勵他們不要因眼前的困難而輕言放棄學業。

多年來，看著曾經陪伴的學生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人成為排球國手、跆拳道奪牌選手，也有人創業，成為各行各業的老闆，總是讓他感到欣慰。「雖然學生的成功是來自於自身的努力，但能參與他們的成長過程，見證一點一滴的改變，對我而言就是最棒的養分。」

對於未來的期許，號恕仁沒有替學生設定太多框架。他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內心真正想成為的人」；更期待有一天，當學生擁有能力時，也願意把自身曾經獲得的幫助傳遞下去，讓善意持續在社會中循環。